

美術通訊

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组联部 编

(2021年第9期)

2021年10月15日

纪念长安画派晋京 60 周年座谈会 在西安举行



纪念长安画派晋京 60 周年 座谈会

主办单位：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
陕西省美术家协会

2021.9.25 中国·西安

今年是“长安画派”晋京 60 周年，9 月 25 日上午，众多省内名家学者汇聚一堂，在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文联主办，陕西省美协承办的纪念长安画派晋京 60 周年座谈会上，回溯“长安画派”艺术精神，探讨历史文脉在当代的赓续、传承，为做大做强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献言献策。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柯昌万，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丰宽，美协名誉主席赵振川，省美协



陕西省美协主席郭线庐讲话



陕西省美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吕峻涛作总结发言

艺委会终身委员崔振宽，省美协主席郭线庐，西安美院院长朱尽晖，省美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吕峻涛，省美协艺委会终身委员程征、蔡嘉励、樊昌哲，省文联创评部主任李鹏飞，省美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奇伟，省美协副主席石丹、罗宁、杨光利、邢庆仁、宋亚平、姜怡翔、巨石、屈健、蔺宝钢、王犇，原西安美院史论系教授王宁宇，省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李青等 50 余位业界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由省美协主席郭线庐主持。

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丰宽致辞：此次的座谈会是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的一个举措，长安画派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面旗帜，省文联、省美协近几年在弘扬继承“长安画派”精神方面也做了许多的工作，比如举办长安精神系列展览、搜集整理长安画派的文献资料等。长安精神凝结着我们陕西美术工作者的历史感和使命感，聚集了众多的艺术家来进行探索研究。当年“长安画派”在继承中创新，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貌，今天我们也是在“长安画派”先贤的基础上继承与创新，这正是我们召开座谈会的价值和意义。

郭主席讲到：在党的百年华诞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此次座谈会具有总结过去，开拓未来的深远意义。“长安画派”以西安画家群体为核心力量，以大西北为艺术创造基地，半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内容与民族气派、传统特色有机融合和创造新中国画的新境界、新形式最为成功的范例”之一。如今“长安画派”精神已成为当代中国美术界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以发展的视角来考量长安画派对中国画发展的历史贡献与当下意义，接旗前行，正是今天我们召开座谈会的意义所在。

吕书记讲到：八位代表的高质量发言，有深情的回忆、有学习的感悟、有学界的思考和梳理，全面体现了我省几代画家对长安画派的深情与执着。“长安画派”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在中国的成果，对长安画坛未来的创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习总书记说我们要弘扬、要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挖掘和利用好陕西独特的文化资源，“长安画派”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承好、弘扬好、发展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参加座谈会的专家还有：著名国画家张泉、高民生、程连凯、范炳南、郑幼生、邵梦龙、陈均、王归光等。

主旨发言摘要



赵振川 | 陕西省美协名誉主席

“长安画派”在北京的展览得到全国艺术界的认可。通过学习，我觉得“长安画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让新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而“长安画派”即是在马列主义真理的指引下才取得了它应有的地位和成绩。所谓时势造英雄，“长安画派”的老前辈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走上了艺术道路，改变了自己的艺术人生，成为为人民服务的艺术人生。

北京的画展能成功也是历史的必然，解放后这批画家聚集到了西安，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提供了美协的创作环境和衣食无忧的条件，使得这批画家全身心的投入到创作当中。

中国画从古典形态转换到现代形态，中国笔墨有了新时代的特征，“长安画派”用中国的笔墨表现了新的革命精神、新的劳动人民精神、新的时代精神！

现在“长安画派”的艺术宗旨、艺术主张，从文字上讲大家都有了一定的认知，但中国画需要长期的笔墨锤炼和长期的生活积淀，长期的生活积淀和中国画的笔墨锤炼要有效结合，创作出符合新时代精神的中国画。我们天天都在实践，在这个思想目标上，“长安画派”始终是引导我们前进的一个精神支柱。

我们呼吁了很多次在西安建一个美术馆，“长安画派”是大家的，是我们陕西人民的，是陕西这块热土哺育的文化名片。怎样把这优秀的艺术品质、艺术品格、艺术追求传承下去，这是一个大课题。



王西京 | 陕西省美协名誉主席（书面发言）

六十年前的长安画坛素以博大雄浑而著称的长安国画和砥柱中流的画坛领军人物赵望云、石鲁以及悉数知名画家的创新作品通体渗透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涵养；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画家的灵魂世界里充满着画坛先贤们所具有的一以贯之的敢为人先、勇于创新、不被困难所压倒的长安精神；所以，长安画派并没有垮掉，反而守护住了长安绘画艺术的根，形成了为自己独有的流派与风格，丰富了长安精神的内涵。

一种精神，尤其是创新精神，对于事物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下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大国博弈、竞争惨烈的时代；强化民族自信力，激发民众文化创新活力，从而提升综合国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

发展态势就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绘画艺术是文化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它的核心价值体现在不断创新表现手法努力为人民服务上，这个主流意识从来都是长安画派先贤们的既定宗旨。

赵望云先生认为绘画艺术的创新就是表现画家在劳动生活中的新的感觉与发现。正是这种源于现实生活的热情初衷，引导着赵先生为人生的艺术实践，最终完成了他致力于立宗立言、开创流派的历史使命。石鲁先生则是在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上，对中国画家提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响亮口号；他提出了“生活决定精神”的修为主张。两位先驱指明了创新发展的大方向，为长安画库留下了诸多可以代表一个时代、可以见证一段历史的珍贵绘画片页。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深切体悟到，长安画派先贤们在他们的见风见性的作品上所凸现出来的“野、怪、乱、黑”的本体特色，切准的是人的天性和人的需要。

对于当代长安画坛而言，把握好长安画派的现实主义精神、写意精神、创新精神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这一核心艺术价值。加强梯队建设、学术建设，营造开放、包容、团结、和谐的文化氛围。以激励新人的成长和创作的繁荣，从而真正发挥绘画艺术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巩固陕西画坛在全国的学术地位，这应该是当代长安画坛艺术家共同的文化责任与使命。



崔振宽 | 陕西省美协艺委会终身委员

“长安画派”的老画家在我绘画的启蒙阶段对我是十分有帮助的，“长安画派”是一个伟大的画派，从艺术内容来说，“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从绘画本体来说，是笔墨精神的张扬。

无论是“长安画派”的革命精神也好，艺术主张也好，笔墨精神也好，影响是深远的，因为长安画派起源于传统艺术走向现代艺术的转型时期。中国传统艺术向现代转型是无可避免的，但我感知到当前绘画艺术存在一个问题，在现代艺术转型的过程中，很难从传统和现代中把握其平衡，要么现代精神不够，甚至有一点保守，要么过分西化，表现在很多展览上的一些水墨、装置，让我感到笔墨丢失过多，西方的方法似乎大有代替中国笔墨的势头。我虽然很努力地感知着现代潮流，但同时又有一点担忧、有一点伤感，传统的东西丢得太多。当然，艺术的发展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它是时代潮流，在一个相当的阶段里，它是现代和传统的并行且互相促进的过程，特别是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丢掉中国的特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笔墨精神，笔墨精神应该得到发扬，这与“长安画派”的精神是一致的，文化部门、教育部门都应该考虑到这个问题。

建立“长安画派”纪念馆是非常必要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实现，现在已经有些遗憾，老先生的作品很多都流传到外地，这与迟迟没有建立纪念馆有些许关系，我认为应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朱尽晖 | 西安美院院长

今天当我们再度纪念“长安画派”，重新回顾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史实，探讨其价值与精神，最终诉求应是当中留存的中国经验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觉。以此来看，长安画派的贡献与价值主要在于：

（一）弘扬时代精神，铸造时代风格，开拓新中国画转型发展之路。“长安画派”对于时代精神的弘扬，在具象层面是以“为祖国山河立传”建构出新时代中国形象，在重建艺术入世中激起人民、社会与国家的联动共鸣。在宏阔层面则表现为由大生活到大生命，是将地域风貌、时代情感与生命体悟三融合一，达至地缘性的超越。

（二）书写中国气派，融汇探索求变，打造实践理论新维度。“长安画派”群体构造艺术创作新路径，除却以生活激活传统，以传统提升再造生活外，更为重要的一点还包括他们于实践中从题材到技法的民族化选择，于理论思辨中对民族性、民族形式的深入探讨，于根本立场上，信奉并坚守中国自身绘画美学的精华即对于主体性的彰显。

（三）发掘地缘文化，建构审美新高度，开辟画坛新格局。“长安画派”以地域文化为基点，重新发掘西北这一从宋明之后就始终被边缘化的地缘文化特色。他们笔下大量地对黄土高原母题的展现，不仅以苍茫、浑厚、质朴的西北审美特质拓宽了以往仅存的空灵与秀雅，同时也在独立于全国艺术之林。

在新时代，当我们再度关注画派，探讨画派，更应关注的是画派对于当代画坛、地域文化所产生和推动的积极影响。特别是面对新的信息时代，面对新形态艺术的发生，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情境，作为本就具有传统衣钵的中国绘画，其艺术发展和创新的高地是在何处？事实上，作为个体，对于新时代的中国艺术家，更应该尽主体之责让世界重新认识到东方文化的价值，构建具有中国优良文化和当代文化精神、审美品格，具有“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美术的目标才会实现。



王宁宇 | 西安美院原史论系教授

“长安画派”领袖们的知识营养超越传统，扩大了传统，开拓了传统。且他们不断学习古典传统。赵望云二、三十年代人物画中用了折芦描，山水中有鬼脸皴，四十年代既有石色重彩的民族风情也有粗头乱服的水墨山水写生，一切从生活的表达需要出发，用旧出新、化腐为奇，所以叫做“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50年代赵望云、石鲁一同到埃及写生，石鲁从埃及回来看到苏联的造型艺术展览之后，下决心不搞洋人那一套了，要完全地搞中国的一套。他“新与美”的一套里含有笔墨、金石，也有体量、雕塑、强力性、光色的东西甚至电影里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画派消化古典传统的创新个性特别鲜明。



石丹 | 陕西省美协副主席

一直以来的“长安画派”研究都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归结为其艺术主张，即长安画派的理论旗帜，这句话是一种有具体内容和细节的艺术创作方法论。整理查阅石鲁撰写的约30万字的文字论述，看到他对这种创作方法论已经做出详细的诠释：伸向生活：指的是艺术思想、艺术方法。如：画家的立意，也就是为生活的代言；画者不经过生活之锤炼，岂能去锤炼艺术；以造型艺术的规律来观察生活；以感情与感受立意构思等。伸向传统：指的是艺术形式、艺术技巧。如：学习传统不是拘泥某家某派画法，要抓住传统的总规律；水墨表现方法中要有作者的主观意图，讲究笔意、笔理、笔法、笔趣；创造自己的、这个时代的新的笔墨表现等。

“长安画派”的研究，要重视基础资料的研究，重视原始史料的挖掘。首先要研究同时代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和一些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艺术家以个人成长经历为背景，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任何艺术作品、艺术家都不是在“桃花源”里诞生的，一定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联系。第二是研究第一手基础资料——速写、手稿与创作的关系。从艺术家最初的创作动机、素材来源、构思过程、表现方法，到作品最终呈现、作品的发表、展览、出版、收藏、流传等客观史料依据，还原一个最详实的创作过程和作品的真实性。第三研究艺术家的文字手稿、笔记、理论著述。最直接反映艺术家的思想和创作理念，也是研究作品的依据。最后是重视个案研究。

当年先辈们在中国画继承与创新的命题下不断探索，“不断探索”就是长安画派的精神所在，也是对今天我们的艺术创作的启迪所在。



程征 | 陕西省美协艺委会终身委员

1961年10月，在北京新落成不久的中国美术馆里，一个别开生面的“国画习作展”开幕了。主办者未曾预料，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的六位画家提供的“习作”观摩活动，竟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事件。画展首先在首都美术界引起热烈反响，继之，经中国美术家协会推荐，又到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巡回展出，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长安新画》的评论；《美术》杂志以这次画展为话题，就其对于中国画界所面临的继承与革新等命题的启示意义，展开了持续两年多的热烈讨论。美术界普遍评价展出的作品面貌新颖，具有新鲜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西北风格。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华君武率先把这一支国画新军称作“关中画派”，也有称“西北画派”、“窑洞画派”的，后来诸论归一，统称“长安画派”。

这一个以山水画为主体力量的画家群体，对当时中国画所面临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展开了异常活跃的创作研究与理论探讨活动，并在摸索中逐渐明确了方向。学习传统是他们的必修课，深入生活则是他们的

着力点。

赵望云、石鲁等六人聚首西安，对于“长安画派”的成因来说，并不完全在于几个优秀艺术家的简单聚合。因为他们不仅为“长安画派”带来了艺术家个体的艺术精要，更带来了三种重要文化根脉。他们的汇聚，也意味着这三种文化元素的汇聚；在某种意义上，“长安画派”的确立正是由这三种文化根脉支撑和交织作用的结果。

第一种文化根脉是“五四”新文化思想，是由主张“艺术走向民间”等“五四”新文化理念最坚决、彻底的实行者赵望云带来的。

第二种文化根脉是延安革命文艺和文人艺术两种文化观念因素的叠加体，是由以石涛和鲁迅为崇拜偶像的石鲁带来的。

第三种文化根脉是中国山水画的深厚传统，是由张大千的高足何海霞带来的。长安画派及其所依托的文化结构正像一尊由三支健足支撑的宝鼎。



屈健 | 西安美院副院长、省美协副主席

作为以描绘西北地缘性风貌特色见长，以巨变中的时代为主题的“新中国画”创新的代表，“长安画派”艺术家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能够准确把握住“思想是笔墨之灵魂”这一根本，在今天看来，不但凸显了笔墨主体的价值，有说服力地回答了艺术创新的主体与客体，历史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无疑对切入当代艺术创新这一重大命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长安画派”绘画思想与艺术主张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形成于中华民族觉醒、奋起，产生巨大变革的时代。20世纪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特殊背景，以及多次文艺思想大论战，都对它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的影响，成为“长安画派”绘画思想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顽强艺术创造生命力的最主要的源头。“长安画派”绘画思想中对于笔墨问题的认识，不但继承了古代绘画理论中“笔墨”理论之精要，而且在形而上的层面，将其上升为“艺之总归，术之微要”的高度，认为“思想是笔墨之灵魂”“画有笔墨则思想活，画无笔墨则思想死。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作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石鲁《学画录》），这些辩证的笔墨观，当是对传统笔墨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

从绘画史的角度考察，“长安画派”“思想为笔墨之灵魂”的笔墨观的确在艺术反映时代性、民族性与人民性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并且在探索地域特色与寻求表现中国画新内容、新形式以及艺术个性等多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各种艺术潮流的轮番登场，但“长安画派”所坚持的“不断探索”的艺术精神和“通”与“变”的艺术方法论确如它执着的性格一样，依然散发着超越现实的价值。都将作为当代中国绘画史上的一笔丰厚宝贵的财富，不断引发人们的思索。



李青 | 陕西省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

依据“长安画派”的发展历程及其创建人和主要画家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李梓盛诸先生的艺术经历，结合长安画派艺术风格和特征的演变轨迹，“长安画派”起始和终结的全部过程可分为孕育时期、初创时期、成熟时期、升华时期、恢复时期和延续时期，前后历时半个多世纪。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赵望云先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积极提倡新国画运动，以“农村写生”的方式，开辟了一条表现劳苦大众现实生活的艺术道路。赵望云先生的艺术实践和他所力行的立足传统、面向西北、深入生活、反映现实的艺术准则，构成了后来长安画派的发展基石。

1949年建国以后，在赵望云和石鲁先生的领导下，西安地区形成了以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李梓盛诸先生为核心的画家群体。他们坚持走向民间，学习传统，吸收外来艺术营养，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逐步形成了长安画派艺术的初始状态。

在石鲁和赵望云先生的倡导下，成立了美协西安分会中国画研究室，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创作原则。1961年《美协西安分会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在北京展出，受到美术界的高度关注，巡展反响强烈，被美术界誉为“长安画派的崛起”。

1966年至1969年，除何海霞先生尚绘有部分作品外，其他画家大致处于停笔状态。自1970年至1976年间，他们在逆境中却走向了创新的高潮阶段，从而形成了长安画派艺术的升华时期。

1977年以后，“长安画派”的画家们陆续得以平反，但是，赵望云和石鲁先生过早去世，给“长安画派”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其他主要画家依然秉承着长安画派的艺术理念，创作了许多具有新时代新气象的优秀作品，恢复了长安画派的生机。

截止1987年，唯一健在的只有何海霞先生，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余年里，他所创作的诸多巨幅山水画，不仅延续了长安画派的艺术精神，开创了长安画派艺术的新气象，同时也在当代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长安画派的艺术和精神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